

先覺出版

Wide Sargasso Sea

夢迴藻海

點名二十世紀的女作家，不能不提到珍·瑞絲
國內外英文系學生必讀的百大西方作品之一

珍·瑞絲 著

鄭至慧 譯

女書店創辦人 蘇芊玲 推薦

Wide Sargasso Sea

夢迴藻海

安托阿內特出生於牙買加的莊園，雖身為白人，但家道中落，受盡鄰居嘲諷，就連母親也對她十分冷淡。為排遣寂寥，她鎮日漫遊於奇花異草之間，感官敏銳，靈魂慵懶而自由。一日夜裡，莊園遭人縱火，家人四散，安托阿內特則住進了修道院。

從英國來的羅徹斯特先生深受她美貌的吸引，娶她為妻，卻無法真正探觸她的靈魂。他冷漠高傲，強迫她遵循嚴厲的維多利亞道德，使她日漸抑鬱，並將她逼向瘋狂……

珍·瑞絲對《簡愛》一書十分著迷，書中男主角羅徹斯特先生的第一任太太精神異常，最後燒掉房子也燒死自己。但作者夏綠蒂·勃朗特並未清楚交代這一部分的來龍去脈，其中的神祕，深深縈繞著瑞絲，遂使她虛擬寫下這本羅徹斯特太太的故事。

《夢迴藻海》出版後，文壇讚譽不斷，被列為二十世紀女性必讀的作品。

ISBN 957-607-803-2



9 789576 078033

[873]

00190



先覺出版

Wide Sargasso Sea

夢迴藻海

珍·瑞絲 著 鄭至慧 譯



夢迴藻海

作者／珍·瑞絲 (Jean Rhys)

譯者／鄭至慧

發行人／簡志忠

資深主編／陳秋月

出版者／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樓之1

電話／(02) 2570-3939

傳真／(02) 2570-3636

郵撥帳號／19268298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責任編輯／張嘉芳

美術編輯／陳冠齡

排版／陳怡汎

校對／張嘉芳

法律顧問／圓神出版事業機構法律顧問 蕭雄淋律師

印刷／祥華印刷廠

2002年7月初版

Wide Sargasso Sea

This Copyright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02 Prophet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第1部

Wide Surgesa Sea

俗話說有難同當，白人就是這樣的。但我們不夠格與他們共患難。牙買加的太太小姐們一向看不慣我媽，克瑞斯多芬說「因為看到她，才知道什麼叫美」。

她是我爸的第二個太太，大家都覺得她太年輕，何況還是個馬提尼克（Martinique，譯註：馬提尼克島位於法屬西印度群島，島上居民多為黑白混血種人）姑娘。我問她來看我們的人怎麼那麼少，她說是因為從西班牙鎮（Spanish Town，譯註：牙買加主要城市，曾為牙買加首府）到我們庫里卜瑞莊園來的路太壞，而修路呢，也是老早以前的事了。（我爸、訪客、馬匹，安然入睡——也都是老早以前的事了。）

某日我聽到她和路特瑞先生聊天，他是我們的鄰居，也是她唯一的朋友。她說：「當然啦，他們是有不順心的事。老在等奴隸解放法案（Emancipation Act）通過時英國人答應給的補償」（譯註：英國在一八三三年通過奴隸解放法案，並答應給西印度群島的英國奴隸主巨額賠償）。可有得等了。」

她怎會知道路特瑞先生是第一個等得不耐煩的人？就在一個寧靜的夜晚，他開槍把自己的狗殺了，游向大海，從此不見蹤影。沒人從英國來代為照顧他的產業——耐爾森憩園，倒有不少不相干的人從西班牙鎮騎馬過來，拿這起慘劇當話題閒

夢迴藻海
Wide Sargasso Sea

聊，議論紛紛。

「住到耐爾森憩園來？說什麼我都不幹。那地方太晦氣了。」

路特瑞先生的房子荒廢了，百葉窗在風中砰砰作響。沒多久，黑人們就說這房子鬧鬼，避之唯恐不及。於是也沒人走近我們家了。

我習慣了離群索居，但我媽還有所盤算、有所指望——或許她一走過鏡子，就不禁燃起希望。

每天早晨，她仍然騎馬閒逛，也不管黑人四處成群站著笑話她，後來她的騎馬服漸漸破舊了，看她笑話的人更多（那些人重視衣裝，懂得金錢的意義）。

後來有一天清早，我看到她的馬臥在赤素馨花樹下。我走上前去，發現牠並非臥病，而是死了，眼睛上黑壓壓的，盡是蒼蠅。我嚇跑了，沒告訴任何人，心想只要我不說，可能就根本沒這回事。但稍晚，郭福瑞找著了牠，原來牠被下了毒。

「這下我們可走投無路了，」母親說，「往後會怎麼樣呢？」

郭福瑞說道：「我不能從早到晚盯著馬兒不放，我太老了。時代變了，就讓它變吧。在老天爺眼裡，黑人白人沒差別，都是一個樣兒的。你放寬心吧，正義的人不會被老天遺棄的（譯註：典出《聖經》〈聖詠集〉三十七25：『我做過幼童，現

今已經年老，從未見過正義的人被棄掉。」。但我媽辦不到。她還年輕。她怎能放棄突然消失的一切！她氣沖沖地說：「裝聾作啞，耳根就清靜了是吧。老傢伙，假好心，」她不斷地說：「他知道那些傢伙會幹啥。」郭福瑞答道：「這世上魔鬼當道，可人在這世上又能活多久呢！」

*

她說動了西班牙鎮上的一個醫生，請他來看看我那路走不穩、話說不清的弟弟琵爾。我不知道醫生對她或他對醫生說了什麼，只知道醫生就來過這麼一次，這事後她就變了。不是漸進的改變，是一下子就變得判若兩人。她變得消瘦沈默，後來索性一步也不肯踏出房門了。

我們家的院子又大又美，像聖經裡的樂園——長著生命樹的地方。但院子漸漸荒了，小徑上野草橫生，生氣洋溢的氣息中夾雜著殘花的腐味。高大如叢林杪櫨般的樹蔭下面，光線青幽幽的。蘭花怒放，可望而不可及，或許也碰不得。有的長相像蛇，有的像章魚，從盤結的根部垂下瘦長光禿的棕色觸鬚。這章魚長相的蘭花每年開兩次——到了花期就完全不見觸鬚，只見好大一簇吊鐘形的花兒，有白花，也

夢迴藻海
White Sargasso Sea

有深淺不一的紫花，好看極了。

整個庫里卜瑞莊園都像這院子一樣荒了，蔓草叢生。奴隸制廢除了——誰還有必要幹活兒呢？我倒從來不覺得遺憾。反正我不記得這地方興旺時的模樣。

我媽常在鋪著石板的斜坡上走來走去，那是沿著房屋外圍伸展的有頂露台，上方通往一叢竹林。站在竹叢邊，海景盡收眼底，但路人也能盡情打量她，有時還發出訕笑聲。笑聲已經遠去了好久，她還閉著眼、緊握著拳，黑色的濃眉緊蹙，中間出現一道深深的皺紋——簡直像是被刀刻出來的。我討厭她額上的這道皺紋，有一次我試著撫平它，但她把我推開，並不是粗暴地推，而是平靜、冷漠、一言不發地推開我，彷彿就此認定我對她再也沒用了，她只想和琵爾一塊兒坐坐，或隨興到處走走，平平靜靜地過日子，不受任何干擾。我已經長大，可以照顧自己了。「啊，別煩我，」她會這麼說，「別煩我。」我發現她大聲自言自語後，就有點怕她。

所以我常待在離主屋有一段距離的廚房裡，隔壁的小房間就是克瑞斯多芬的臥房。

入夜後，克瑞斯多芬心血來潮時會對著我唱歌。那些用土話唱的歌我並不全懂——她也是馬提尼克島人，但她教過我一首歌，意思是「孩子大了，兒女走了，還

會回來嗎？」另一首歌則講的是香柏的花只開一天。

這些歌音調輕快，但歌詞哀傷，唱到高音時，她的聲音經常顫抖，唱不上去。她唱起「再見吧（*adieu*，譯註：法文）」的時候，跟我們說這字的方式不同，倒像是在說*à dieu*（譯註：法文，意為聽天由命），不過這倒更貼切——情郎孤單寂寞，姑娘被人拋棄，孩子們一去不回。再見吧。

她唱的歌和牙買加歌曲不同，她也和別的女人不同。

她比別人黑得多——皮膚烏藍烏藍的，臉很瘦，容貌端正，身穿黑色連衣裙，戴著厚實的金耳環，包黃色頭巾——細心地把兩角結在前頭。別的黑女人從不穿黑衣，也不照馬提尼克人的樣式紮頭巾。她說話細聲細氣，真要笑起來，也是輕聲細氣的，雖然能說純正的英語，法語也說得和土話一樣好，但總是刻意保持和旁人無異的口音。其實別人根本不睬她，她和在西班牙鎮工作的兒子也從不見面。她只有一個朋友——那女人名叫麥幼特，不是牙買加人。

住在海灣邊的女孩們有時來幫忙洗衣打掃，她們都很怕克瑞斯多芬。我很快地發現其實她們就是因為怕她才來的——她從來不付錢給這些女孩，她們反而帶蔬菜水果來送她，入夜後我常聽到廚房裡傳來低語聲。

所以我問起有關克瑞斯多芬的種種。她很老了嗎？一向就和我們待在一起嗎？

「她是你爸送我的結婚禮物——禮物之一。他以爲我會喜歡身邊有個馬提尼克姑娘。我不知道她被帶到牙買加來時有多大，應該相當年輕。不知道她現在幾歲了。你在乎什麼？幹嘛拿這些陳年舊事來煩我？克瑞斯多芬陪著我，是因爲她想待在這兒。她必定有她自己的想法。我敢說，她若跟我們作對，我們早就活不下去了，果真如此倒更好命。人死了，被人遺忘，落得清靜，不用再受人拋棄、矇騙、無依無靠的苦了。看看那些死了的人，現在還有誰說他們一句好話？」

「郭福瑞不也待下來了麼，」我說，「還有薩斯。」

「他們等著，」她氣沖沖地說，「是想有個混吃混睡的地方。薩斯那小子！他娘神氣活現地走了，把他扔在這兒——她可真有心——哼，那時他瘦得像骷髏頭似的。現在可長壯了，遠走高飛。我們不會再見到他了。郭福瑞是個混混。他知道新不如舊，新來的人對老人家不太客氣，所以他才留下來。啥事不幹，就知道大吃大喝，裝聾作啞——什麼也不想聽。這個壞胚子！」

「爲什麼不叫他上別處去呢？」我問。媽一聽就笑了。

「他哪肯走。可能還想逼我們走呢。我學乖了，一動不如一靜。」

夢迴藻海
Wide Sargasso Sea

那天下午好熱。我看見她唇上浮著汗珠，眼睛下面有黑圈。我替她揮扇，她卻轉開頭去，叫我走開，她好休息。

以往我走開後，又會悄悄回去，看她在藍沙發上睡覺——有一次我還找藉口挨在她身邊，那時她正在梳頭，一頭柔軟的黑髮足以覆蓋我、隱藏我、保護我。

但那是過去的事了。不會再發生了。

*

這就是我周遭僅有的人——我媽、琵爾、克瑞斯多芬、郭福瑞，還有棄我們而去的薩斯。

我從不正眼看陌生的黑人。他們憎恨我們，叫我們白蟑螂。最好別驚動他們。某日有個小女孩跟著我唱道：「滾吧白蟑螂，滾吧，滾吧。」我快步走著，但她走得更快。「滾吧白蟑螂，滾吧，滾吧。沒人要你。滾吧。」

我到了家才安下心來，挨在院子尾端的老牆邊坐下。牆上覆滿了像絲絨般柔軟的青苔，我一動也不想動了。若是離開這裡，只怕凡事都會更不對勁。天快黑時，克瑞斯多芬在這兒找到了我，我全身僵硬，靠她幫忙才能起立。她什麼也沒說，不

夢迴藻海
Wide Sargasso Sea

過次日早晨，緹雅就和她媽一起到我們家廚房來了。緹雅她媽就是克瑞斯多芬的朋友麥幼特。沒多久，緹雅就成了我的朋友，幾乎每天早晨，我都在往河邊去的路途轉角與她碰頭。

我們在池塘裡洗澡玩水，有時中午就離開，有時待到接近傍晚。到那時候，緹雅就會生起火堆（她起火總是馬到成功，石頭再銳利也傷不了她的腳，我從沒看她哭過）。我們在一個舊鐵鍋裡煮青香蕉，盛在葫蘆瓢裡用手拿起來吃，吃完後她立刻睡覺。我睡不著，但躺在樹蔭下也略有睡意。樹下的池水一片幽綠，下雨時呈棕綠色，出太陽時碧波閃閃。池水清澈無比，看得見淺水處或藍或白或帶紅色條紋的小石頭，真美。我們總是在路口分手，有時早些，有時較晚。母親從不過問我去了哪兒、作了什麼。

克瑞斯多芬給了我幾個新的便士硬幣，我收在洋裝口袋裡，有天早上掉了出來，於是我把它們擱在石頭上，在陽光下閃爍如金，緹雅看得目不轉睛。她的眼睛深陷，很小很黑。

她賭三個便士，賭我「說自己能在水裡翻跟斗」是吹牛。

「我當然會。」

夢迴藻海
Wide Sargasso Sea

「從來沒見你翻過，」她說，「只會說。」

「我要是不行，錢全部歸你。」我說

我翻了一圈，卻沒法打住，身子繼續翻滾，等浮出水面時，早已喘得上氣不接下氣。緹雅大笑，說我那時真像個溺死鬼。於是她把錢全搜走了。

等我說得出話時，我說：「可是我確實翻了跟斗呀，」她搖搖頭，表示我沒翻好。幾便士買得了什麼呢，我幹嘛那樣盯著她？

「那你就收著吧，黑鬼，騙子！」我實在累了，又喝了一肚子水，好想吐。

「反正我要錢就有錢。」

她說她聽到的可不是這樣。她聽說我們都窮得跟黑鬼一樣，只吃鹹魚——吃不起鮮魚；老屋漏得厲害極了，一下雨，我們就得舉著葫蘆瓢四處接水。牙買加有許多白人，正牌的白人有的是錢，從不正眼看我們，誰看見過他們靠近我們？過時的白人現在都成了白皮膚的黑鬼，還不如黑皮膚的黑鬼呢。

我裹著破浴巾，背對她坐在石頭上，冷得發抖。陽光並未使我溫暖。我想回家。環顧四周，已不見緹雅的蹤影。我找了很久，才確定她帶走了我的衣服——可不是我的內衣，她從不穿內衣——她拿的是我的洋裝，漿熨過的，早晨上身時還乾

夢迴藻海
Wide Sargasso Sea

乾淨淨。我畢竟還是穿上了她留下的衣服，頂著大太陽走回家，覺得噁心難受，非常恨她。我原想繞過房子後頭到廚房去，但經過馬房時，三匹陌生的馬兒吸引了我的視線，我停下來看，我媽看到了，便把我叫住。她和兩位年輕女士及一位男士待在斜坡上。竟然有客人！我心不甘情不願地慢慢走上階梯——有一度我很盼望有人來訪，但那是幾年前的事了。

我覺得那三個人好看極了，穿的衣服也很美，我不禁低下頭去，俯視著地上的石板。後來他們笑了——那位男士笑得最大聲——我連忙跑進屋裡，鑽進臥房。我背靠著門站著，心浮氣躁。我聽到他們談話的聲音，也聽見他們離去。出來時看到母親坐在藍沙發上。她打量了我一會兒，才說我方才表現得很怪，衣服也比往常髒。

「那是緹雅的衣服。」

「可是你幹嘛穿緹雅的衣服呢？緹雅？緹雅是誰呀？」

克瑞斯多芬一直在餐具室裡聽我們說話，這時連忙過來，母親叫她幫我找件乾淨衣裳。「把那玩意兒扔了，燒掉。」

這時她倆吵起來了。

克瑞斯多芬說我沒有乾淨衣裳了。「她就那麼兩件洋裝換洗，乾淨衣裳難道會從天上掉下來？有些人簡直瘋了。」

「她一定還有一件，」我媽說。「去哪兒找找，一定有。」但克瑞斯多芬大聲回嘴說：丟人哪，這孩子成天撒野，沒出息，沒人在乎她。

我媽走向窗邊。「窮途末路，」她瘦削挺直的背、細心盤捲的頭髮無言地說道：「窮途末路。」

「她還有件舊的薄棉洋裝，去找出來。」

克瑞斯多芬替我擦臉，用新絲帶給我綁辮子，告訴我說那些人是耐爾森憩園的新主人。他們自稱姓路特瑞，但不管他們是不是英國人，都和老路特瑞先生不一樣。「如果老路特瑞先生看到他們盯著你看的模樣，一定會往他們臉上吐口水。今天麻煩上門來了。麻煩來了。」

舊的薄棉洋裝找到了，我使勁把自己塞進去，一下就扯裂了。克瑞斯多芬沒注意到。

從此沒有奴隸制度了！不笑掉她大牙才怪！「新來的白人要遵守法律條文，還不是換湯不換藥！他們有地方法官。有罰款。有監獄和鏈在一起作苦工的囚犯。有